



大会

Distr.: General
17 Februar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19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2019 冠状病毒病、文化与文化权利

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卡里玛·贝农的报告*

概要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是文化权利的一场大灾难，如果不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文化灾难”，给人权带来严重而持久的后果。在本报告中，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调查了 COVID-19 对全世界文化和文化权利的负面影响，以及文化和文化权利及科学权在加强尊重权利的解决办法和增强复原力方面的积极潜力。该报告还载有相关的行动建议。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纳入最新信息。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COVID-19 疫情对文化权利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4
三. 文化和文化权利在应对这一大流行病中的作用.....	12
四. 科学权	16
五. 减轻 COVID-19 大流行对文化权利影响的必要措施.....	19
六. 国际法律框架	21
七. 结论和建议	23
A. 结论	23
B. 建议	24

一. 引言

1.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是文化权利的一场大灾难。事实上，这是对所有人权的根本性挑战。截至 2021 年 2 月 6 日，全球确诊病例 1.06 亿例，死亡 230 万例。¹ 国际劳工组织将此次疫情称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² 正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所指出，它“正在世界各地对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毁灭性的影响”。³ 毫无疑问，其中包括文化生活。除了目前的卫生和经济危机之外，人类还面临着一场潜在的全球“文化灾难”，如果所有相关行为体不立即采取必要行动，这将对文化权利——以及其他人权——产生严重而持久的后果。

2. 若要有效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则需要采取将文化权利纳入主流的 21 世纪整体人权办法。⁴ 特别报告员试图通过介绍 COVID-19 疫情对全世界文化和文化权利的负面影响，以及文化和文化权利在加强尊重权利的解决办法和增强复原力方面的积极潜力，来推动这一做法。

3. 在许多情况下，面临结构性不平等的边缘化群体成员，包括土著人民、少数群体、老年人和残疾人，受到 COVID-19 的影响尤为严重，而且该病毒还滥杀所有社会经济群体、各年龄组和各种身份的人。⁵ 该病毒的普遍影响力和歧视性影响问题都需要加以解决。医护人员为捍卫他人的生命权付出了特别高的代价，成千上万的人感染了病毒，死亡人数不详。⁶

4. COVID-19 疫情清楚地表明，所有人权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⁷ 这意味着实际上要考虑到各种权利——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同时也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所说的生命权的“至关重要性”。⁸ 同样重要的是，还必须像追究大流行病期间侵犯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责任一样，认真对待侵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责任问题。

5. 文化权利是人类经验的核心，对落实其他普遍人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即使在全球卫生危机期间，文化权利也不是奢侈品。事实上，正如特别报告员在 2020 年全年所指出，文化是我们应对 COVID-19 的核心。在大流行病期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5 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 27 条保障

¹ 见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2021 年 2 月 6 日访问)。

² “劳工组织监测：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与劳工世界”，第二版(2020 年 4 月 7 日)。

³ E/C.12/2020/1，第 1 段。

⁴ Karima Bennouna, “Lest we should sleep: COVID-19 and human right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4, No. 4 (October 2020).

⁵ 例如见 <https://covidtracking.com/race>。

⁶ 例如见 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nurses/over-90000-health-workers-infected-with-covid-19-worldwide-nurses-group-idUSKBN2211XH。

⁷ E/C.12/2020/1，第 3 段。

⁸ 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2 段。

的权利，包括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和获得科学的权利，变得更加重要。⁹ 正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中指出，参与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带来的好处的权利有助于实现健康权(第 67 段)。关于艺术，作家斯蒂芬·金在推特上写道：“如果你认为艺术家毫无用处，那就试着在没有音乐、书籍、诗歌、电影和绘画的情况下度过你的隔离期。”¹⁰ 一个基本的悖论出现了：就在诉诸文化享受作为一种应对机制越来越多的时刻，¹¹ 亦即文化表现形式的意义被提升时，那些艺术和文化创造者发现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困难。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解决这一紧张局势，保障所有人的文化权利。

6. 在编写本报告的准备过程中，特别报告员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共同分发了一份呼吁在 2020 年 6 月之前提交的关于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和之后保护人权的材料。¹² 她感到高兴的是，各国、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提供的 62 份材料专门回答了与她的任务有关的问题。她还在 2020 年 11 月举行了两次虚拟专家会议，一次是与避风港漫画杂志和运动博物馆一道组织的会议，另一次是与处于风险的艺术联盟共同举行的。这些聚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几乎所有地区和许多领域的文化权利捍卫者和专家。¹³ 她还征求了全球不同专家的意见，并感谢所有为这份报告做出贡献的人。

二. COVID-19 疫情对文化权利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7. 特别报告员任务所涵盖的每一项权利的享有都受到这一大流行病及其一些应对措施的严重影响。影响差异很大，除其他因素外，还取决于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效力和经济因素。在许多情况下，文化部门是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部门之一。¹⁴ 一些专家警告说，随着世界摆脱疫情之时，如果不采取协调一致、有效和资源充足的行动，立即和持续地避免这样的结果，将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文化灾难。¹⁵ 短期和中期的后果将特别严重，但可能会产生重大的长期影响。以注重文化权利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是绝对必要的。政府的对策必须明确艺术和文化的价值及其对享受人权的重要性。各国根据国际法作出的文化权利承诺需要它们采取行动，以避免灾难，但也要促进文化复兴，以此作为任何重建得更好的努力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不仅仅是明智的政策选择，也是一个国际法律义务问题。各国政府应与

⁹ 见 A/HRC/20/26。

¹⁰ 可参阅 <https://twitter.com/StephenKing/status/1246098663174266882?s=20>。

¹¹ 例如见来自西班牙的资料。

¹² 相关资料可查阅 www.ohchr.org/EN/Issues/CulturalRights/Pages/callCovid19.aspx。

¹³ 如前几份报告所述，这里提到的国家情况包括联合国机制和官员以前审理的案件以及各国、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报告。

¹⁴ 例如见阿根廷提供的材料 2 以及西班牙提供的材料。

¹⁵ 见 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20/jun/17/uk-creative-industries-facing-74bn-drop-in-income-after-lockdown。

民间社会协商，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文化权利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全球和国家清查，以便制订全面对策。以下是对某些影响的简短调查。

8. 凡是从人权角度对疫情影响的任何有意义描述，都必须从那些受疾病本身影响的人开始。许多不可替代的文化领军人物都因 COVID-19 而逝世，如喀麦隆非洲爵士乐传奇人物马努·迪班戈，“非洲音乐原创巨人”；¹⁶ 中国电影导演常凯，他与三名家人在中国武汉逝世；也门古迹和博物馆总局局长莫哈纳德·萨亚尼是一名桥梁建设者，他的去世给正在进行的保护也门文化遗产的工作带来了不确定性；开拓型的生态女权主义者、犹太裔美国艺术家赫莱娜·埃隆，¹⁷ 以及来自哥伦比亚亚马逊地区博拉人的奥雷莉亚·吉菲休，后者是一位获奖的土著语言教师，¹⁸ 仅举几例。其他许多人患上了 COVID-19。必须收集全世界文化部门死亡人数的数据。必须认识到并解决这些损失对人类和文化的影响。还必须缅怀所有在文化部门逝世的人，纪念他们的工作，支持那些继续这种艺术和文化工作的人，并根据国际法律义务促进每个人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9. 伴随疫情而来的经济危机也对文化部门和在文化部门工作的人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在这个时代，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尤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目前有大量的艺术家、文化从业者、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失业，现场表演的艺术家和技术团队支持的表演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因为他们需要与现场观众互动。作家等其他人士可能会单独工作，但也需要依靠公共活动获得收入。艺术工作者和文化从业者是世界上受疫情相关失业危机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的就业性质可能是断断续续的，需要自营职业或做自由职业者，或者需要从事其他工作。

10. 例如，仅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专家们就预测，无法表演现场音乐摧毁了音乐产业，可能会损失至少 30 亿英镑的总附加值，占总增加值的 50%，以及 11.4 万个工作岗位，占总就业岗位的 60%。¹⁹ 一项研究表明，在接受调查的音乐家中，64% 的人正在考虑离开他们的职业。²⁰ 截至 2020 年年中，智利手工艺部门的收入已经下降了 32.9%。²¹ 同样，厄瓜多尔报告说，截至 2020 年 6 月，已有 14 万名文化部门员工受到关闭的不利影响。²² 未来五年，全球电影业可

¹⁶ Angelique Kidjo(@angeliquekeyjo)，向马努·迪班戈致敬，可参阅 <https://twitter.com/angeliquekidjo/status/1242378202946965504?s=20>。

¹⁷ 见 www.artnews.com/art-news/news/helene-aylon-dead-coronavirus-1202683365/。

¹⁸ 见 www.eltiempo.com/vida/medio-ambiente/coronavirus-colombia-medicos-e-indigenas-que-fallecieron-por-covid-19-527908(西班牙文)。

¹⁹ 见 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20/jun/17/uk-creative-industries-facing-74bn-drop-in-income-after-lockdown。

²⁰ 见 <https://encoremusicians.com/blog/musicians-leaving-music-industry/>。

²¹ 见来自智利的资料。

²² 见来自厄瓜多尔的资料。

能损失 1600 亿美元的增长，²³ 仅 2020 年就可能损失多达 1 000 万个工作岗位，²⁴ 2020 年世界图书出版市场下降 7.5%。²⁵ 在一些国家，旅游业几乎停滞不前，对艺术家产生了重大影响。²⁶

11. 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艺术家和文化从业者丧生的意义。用一位有前途的 25 岁女小号演奏家的话来说：“在封锁之前，我的职业生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起飞……，后来我的每一场演出都取消了……我不知道何时能重新开始工作，也不知道我能指望在不损失我到目前为止建立起来的技能和演奏水平的情况下赚到什么钱。”²⁷ 她报告说，她没有从现有的政府支持中充分受益，因为她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正如她所说，艺术实践和技能也可能因为这些事态发展而丧失，几代年轻人认为自己在创意和文化领域无处可去，可能会被迫转向其他领域。这些都是巨大的损失，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12. 一些国家的观点似乎指责文化部门本身，或认为“艺术工作不知何故不是真正的工作，而是一种特权”，²⁸ 这加剧了所有这些事态发展的影响。特别报告员感到失望的是，有官员似乎建议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干脆去找其他工作，听到艺术家说由于经济状况被迫考虑放弃他们的手艺，这不仅是他们的损失，也是他们所在社会 and 所有人的文化权利的损失。必须充分认识到创造性工作的尊严和重要性，以及艺术和文化部门人员的工作权利，以及享有公正和有利的工作条件的权利。如果艺术家、文化从业人员、文化工作者和文化维权者被剥夺了权利，不能工作，每个人的文化权利都会受到削弱。²⁹ 在缺乏足够支持的情况下，这将是完全可以预见的结果。

13. 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一些国家和私人捐赠者正在大幅减少对文化部门的承诺，包括博物馆部门，巴西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图书馆基金会和巴西博物馆研究所等五个文化机构的国家经费削减约 700 万美元就是一个例证。一位国会议员指出，这样的削减使这些机构不可能发挥作用。³⁰ 在斯洛文尼亚，自 2020 年 5 月以来，对电影业的资金一直受到行政管理困难的阻碍，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²³ 教科文组织，《危机中的文化：建立具有复原力的创意部门政策指南》(2020 年)，第 11 页。

²⁴ Olsberg SPI, Global Screen Production – The Impac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on Economic Recovery from COVID-19 (25 June 2020)。

²⁵ 见 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200525005203/en/Global-Book-Publishers-Market-2020-2030-COVID-19-Impact-and-Recovery---ResearchAndMarkets.com。

²⁶ 见来自马尔代夫的资料。

²⁷ 见 <https://encoremusicians.com/blog/musicians-leaving-music-industry/>。

²⁸ 见 <http://blogs.bbk.ac.uk/bbkcomments/tag/rishi-sunak/>。

²⁹ 见 A/HRC/43/50。

³⁰ 见 <https://www1.folha.uol.com.br/ilustrada/2020/09/ministerio-da-economia-corta-ao-menos-r-36-milhoes-de-cinco-orgaos-ligados-a-cultura.shtml>(葡萄牙文)。

都关闭了电影制作。“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斯洛文尼亚电影和视听产业的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存现在受到严重威胁”。³¹

14. 所有先前存在的与艺术和文化部门工作相关的挑战，包括持续侵犯文化权利的行为，都使得疫情影响变得更加复杂。正如一位艺术家所说，“每个问题都被放大了”。³²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负责文化事务的助理总干事指出，“COVID-19 危机还表明，需要持续改进保护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员的社会、经济和工作条件的机制”，并强调需要维护和加强艺术家的地位。³³ 更多的问题现在已经出现，如增加的经济不安全感 and 精神健康影响，给许多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造成了真正无法应付的情况。³⁴ 这些事态发展引发了关于艺术家普遍基本收入的新一轮辩论，得到了特别报告员咨询过的一些人的强烈支持。还必须记住，所有有害影响在发展中国家都会加重，因为那里的文化基础设施往往较弱，统计数据也较少。

15. 通过合法的以科学和证据为基础的措施，在疫情期间保护公共卫生是绝对必要的，也是人权义务所要求的。然而，针对这一大流行病的公共卫生对策可能是必要的和合法的，例如根据国际标准对集会自由或行动自由施加的一些限制，但对必须解决的文化权利问题产生了严重影响。例如，许多对享受文化权利至关重要的公共空间，包括文化空间和机构，如青年中心、³⁵ 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遗产地、表演空间、文化中心、图书馆和书店，已经关闭，有时甚至多次关闭，切断了向公众开放的渠道，但也减少了它们的收入，并可能导致永久关闭。³⁶ 文化遗产地的维护和清洁受到影响，地方节日等非物质遗产活动中断。³⁷ 在一些国家疫情期间，几乎所有的文化机构、整个图书馆系统和所有学校³⁸ 都同时关闭。³⁹ 一个国家指出，这种关闭减少了全体人口获取知识、娱乐和休闲活动的机会，从

³¹ 见 www.filmneweurope.com/press-releases/item/120979-european-organizations-support-slovenian-film-community-facing-disastrous-governmental-pressure-as-public-film-funding-is-blocked。

³² 见 <http://hannahberry.co.uk/wp-content/uploads/2020/07/UK-Comics-Creators-research-report-2020.pdf>，第 4 页。

³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危机中的文化》，第 2 页。这本实用指南纳入了教科文组织“坚韧艺术”运动的见解，其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 1 000 多名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士参与的虚拟辩论。

³⁴ 见 <http://hannahberry.co.uk/wp-content/uploads/2020/07/UK-Comics-Creators-research-report-2020.pdf>，第 4 页。

³⁵ 见来自希腊的资料。

³⁶ 例如见 www.aam-us.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AAMCOVID-19SnapshotSurvey-1.pdf。

³⁷ 见来自马尔代夫的资料。

³⁸ 见 A/HRC/44/39。

³⁹ 例如见来自保加利亚的资料。

而对他们的社会归属感和社区意识构成了危险。⁴⁰ 文化部已经感受到了对自己工作的影响。⁴¹

16. 在疫情期间，世界上大约 90% 的博物馆在某个时候关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理事会早在 2020 年 5 月就警告说，13% 的博物馆可能永远不会重新开放。⁴² 任何永久关闭都将对许多人的文化权利和受教育权产生重大影响，应尽一切努力避免此类关闭。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永久关闭的文化机构的藏品必须按照有关的技术、伦理和文化权利标准进行处理。

17. 文化空间中的文化流动和艺术共享受到了严重影响。许多交流项目、表演、节日、体育赛事和传统庆祝活动，甚至是文化法草案的公众咨询，⁴³ 都被取消或推迟。音乐家和其他人的巡演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停滞状态。国际展览目前被冻结，可能在几年内都不可能举行。虽然面对 COVID-19 疫情，一些关闭和封锁措施显然对于保护生命和健康权至关重要，但参与文化部门的人在应用科学标准进行决策方面寻求透明度，特别是在一些可能具有较高传播风险的行业保持开放，而一些可能具有较低传播风险的文化机构被关闭的情况下。

18. 此外，正如其他联合国专家所指出，有人将疫情的理由误用为侵犯人权的幌子。⁴⁴ 在文化权利领域也是如此。在这场疫情中，对高危艺术家来说，艺术空间的监管和审查压力增加了，一些政府利用紧急权力对艺术家进行审查和定罪，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持有不同观点的艺术家。⁴⁵ 显然，没有执行保护艺术家和文化权利捍卫者免受因其创作工作而受到起诉和骚扰的国际准则。⁴⁶ 例如，与苏丹公民实验室小组有关的 10 名艺术家在排演一出戏剧时被捕，理由是违反了 COVID-19 宵禁和“妨害公共利益”。2020 年 9 月，五名艺术家因妨害指控被判处两个月监禁和罚款，然后在上诉中被无罪释放。⁴⁷ 古巴政府正在利用旨在防止 COVID-19 传播的国家法规来骚扰艺术家联盟 Movimiento San Isidro 和倡导艺术自由的 27N 运动的成员。这些艺术家们在 2020 年 11 月多次被拘留。⁴⁸ 这导致了艺术家的蒙面抗议和绝食，随后独立艺术家和政府之间进行了简短的对话，特别报告员希望这种对话将继续下去。

⁴⁰ 见来自芬兰的资料。

⁴¹ 例如见来自马尔代夫的资料。

⁴² 见 <https://en.unesco.org/news/covid-19-unesco-and-icom-concerned-about-situation-faced-worlds-museums>。

⁴³ 见来自巴拿马的资料。

⁴⁴ 例如见 A/HRC/44/49。

⁴⁵ 例如见来自 Freemuse 的资料。

⁴⁶ 另见国际笔会提供资料中详细介绍的大量案例。

⁴⁷ 见 www.hrw.org/news/2020/09/21/sudanese-artists-imprisoned-pro-democracy-chants。

⁴⁸ 见 <https://freemuse.org/news/joint-call-for-the-release-of-imprisoned-rappers-denis-solis-gonzalez-and-didier-almagro-in-cuba-and-an-end-to-police-harassment-against-artists-in-the-country/>。

19. 乌干达作家兼活动家 Kakwenza Rukirabashaija 于 2020 年 4 月被捕。他因在 Facebook 上发布一条帖子而被控违反 COVID-19 措施和网络相关犯罪，尽管他受到国家安全人员的审问(据报道在审问期间他受到了酷刑)，但他的审讯集中在最近出版的政治讽刺小说《贪婪的野蛮人》(*The Greedy Barbarian*)上。Rukirabashaija 随后获得保释，并因违反 COVID-19 措施的指控而面临审判。⁴⁹

20. 其他艺术家在应对疫情期间创作的社会参与型艺术作品时也面临着威胁。2020 年 4 月 18 日，运营智利视听灯光工作室 Delight Lab 的小组在圣地亚哥的 Telefónica 塔上投射了 *Hambre* (饥饿)一词，同一天，贫困居民高呼“我们饿了”，抗议封锁措施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随后，这些艺术家遭到了一名议员的谴责，并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威胁和辱骂。⁵⁰ 随后，一辆据称受到警察保护的卡车上的灯光使 *humanidad* (“人道”)一词的投射变得难以辨认。

21. 一些艺术家因其作品已成为威胁的目标，他们通过这些作品来批评官方和公众对疫情的反应。例如，特别报告员感到十分关切的是，孟加拉国漫画家 Ahmed Kabir Kishore 根据 2018 年《数字安全法》于 2020 年 5 月 5 日被监禁，此前他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系列漫画，题为“冠状病毒时代的生活”，批评政府对疫情期间公共卫生状况的处理。Kishore 先生患有糖尿病，面临着更高的病毒风险。⁵¹

22. 2020 年 4 月，记者 Masoud Heydari 和 Hamid Haghjoo 因与伊朗劳工通讯社电报频道上张贴的一幅漫画有关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捕，理由是“侮辱伊斯兰教的神圣”和“侮辱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这幅漫画将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描绘成一名护士，并嘲笑了神职人员 Abbas Tabrizian 和 Mehdi Sbili，他们声称自己已经开发出治疗 COVID-19 的方法。⁵²

23. 在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长 André Mendonça 呼吁对政治漫画家 Renato Aroeira 进行调查，此前他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批评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政府对疫情的处理。阿罗埃拉根据《国家安全法》第 7170/1083 条第 26 条受到指控，如果被判诽谤总统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四年监禁。⁵³

24. 对旨在批评与这一大流行病有关的问题和应对措施的艺术声音的压制，不仅严重损害了艺术家的权利，而且威胁到整个社会。正如前任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关于 COVID-19 疫情的报告中指出，面对全球大流行病，信息的

⁴⁹ 来自国际笔会的资料。另见 <https://pen-international.org/news/uganda-drop-all-charges-against-kakwenza-rukirabashaija-1>。

⁵⁰ 见 <https://lab.org.uk/chile-censored-humanity/>。另见 www.facebook.com/AtRiskArtists/videos/284091775981571/(西班牙文)。

⁵¹ “UN experts: Bangladesh should release artist jailed over cartoons”，2020 年 12 月 16 日。另见 BGD7/2020 来文，可参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739>。

⁵² 见来自 Freemuse 的资料和 <https://cpj.org/2020/04/iran-arrests-2-journalists-for-allegedly-sharing-c/>。

⁵³ 见国际卡通画家权利网络，“Cartoonists targeted in Bolsonaro’s Brazil”，以及 <https://extra.globo.com/noticias/ministro-da-justica-pede-investigacao-de-charge-que-associa-bolsonaro-ao-nazismo-cita-l-ei-de-seguranca-nacional-24481117.html>(葡萄牙文)。

自由流动不受威胁、恐吓和惩罚的阻碍，保护了生命和健康，并促成和促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其他政策讨论和决策。⁵⁴

25. 在疫情期间，特别报告员对被监禁的文化权利维护者和艺术家的关切加剧，每一次这样的监禁都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死刑判决，因为在监狱中感染 COVID-19 的风险增加，而且医疗服务有限。⁵⁵ 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的 COVID-19 指导意见，各国应紧急探讨释放被监禁者方案，以减轻伤害他们的风险。⁵⁶ 特别报告员呼吁立即释放所有因艺术或文化工作或作为文化权利捍卫者工作而被监禁的人。她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一些案件的关注。例如，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一起，她敦促释放 22 岁的音乐家 Yahaya Sharif-Aminu，这名音乐家在尼日利亚因亵渎神明而被判处死刑，这是因为他在 WhatsApp 上分享的一首歌。⁵⁷ 此外，由于旅行限制和健康风险等与大流行病有关的措施，组织国际和国家努力援助高危艺术家和文化权利捍卫者变得更加困难，包括在必要时进行搬迁——这是一个需要国际解决的新问题。⁵⁸

26. 这一大流行病在性别上产生了影响，包括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急剧增加，护理责任大大扩大，严重影响了妇女不受歧视地参与文化生活的能力。⁵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在 COVID-19 影响最严重、风险最高的艺术和文化行业，女性的比例过高”，然而，在应对大流行病方面，政府几乎没有专门针对性别平等的措施。⁶⁰ 此外，在许多国家，领导应对的政策制定者主要是男性，媒体在疫情报道中引用的专家也是如此，这往往忽略了性别平等的维度。对当前文化危机的所有回应都必须充分考虑妇女的文化权利。⁶¹

27. 许多面对面的公共互动场所，如移民融合中心或老年人中心的关闭，以及许多残疾服务和老年人服务的减少和暂停，对这些群体中的人的文化权利产生了特别的影响。⁶² 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报告了无法

⁵⁴ A/HRC/44/49，第 6 段。

⁵⁵ 世卫组织，“预防监狱中的 COVID-19 疫情：当局的一项具有挑战性但至关重要的任务”（2020 年 3 月 23 日）。

⁵⁶ 见 COVID-19 指南，被拘留的人和机构，可参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COVID19Guidance.aspx。

⁵⁷ 见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9/107422>。另见 NGA 4/2020 号来文，请参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⁵⁸ 见 http://rorelsermuseum.se/media6.mustasch-labs.com/public_html/2020/11/Safe-Havens-Short-Report-24-Nov-2020.pdf。

⁵⁹ 见国际性别平等与法律行动网络提供的材料。

⁶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危机中的文化》，第 50 页。

⁶¹ 见 Luba Kassova, *The Missing Perspectives of Women in COVID-19 News* (September 2020)。

⁶² 例如见来自芬兰的资料。

利用公共空间主张人权的影响，例如通过同性恋骄傲游行。⁶³ 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孤立和孤独，并导致在享受文化权利方面的不平等，必须加以解决。

28. 疫情对文化权利的影响大多是负面的，但也有积极的事态发展。一些艺术家报告说，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一些人开发了新的工作和召集方式，包括在网络空间。COVID-19 推动了一场数字革命。一位非洲文化权利捍卫者强调，这给了历来受到审查的艺术家们一个在网上重新与粉丝联系的机会。一些边缘化的声音，包括在“边缘”空间工作的艺术家的声音，以及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间性者以及少数群体成员的声音，据报告已进入更多人的家，并在虚拟空间中建立更多的联系，这也为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开辟了新的途径。已经有无数的在线音乐会、表演、电影放映、朗诵会、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网站参观以及关于文化权利的活动，数字图书馆的藏品，甚至还有一群使用#ArtYouReady 话题标签的数字快闪，以促进共享的虚拟文化空间。⁶⁴ 有关此类机会的信息已在网站和社交媒体上提供。⁶⁵ 一些文化机构已经推出了电话申请。⁶⁶ 新加坡设立了艺术数字呈现补助金，以促进工作机会和继续接触文化生活。⁶⁷ 据报道，广播和电视的文化节目也有所增加。⁶⁸

29. 创意表演选择机会已经在网上或以保持物理距离、更安全的方式进行了试验，并通过扩大户外表演进行了试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称的“新的、虚拟的流动形式”使跨国文化互动成为可能，没有签证限制、费用或航空旅行的碳足迹。⁶⁹ 宗教服务和非宗教集会能够在网络上提供，例如穆斯林弘扬进步价值观组织在斋月期间举行的创新的数字开斋晚餐。新的非物质音乐遗产正在向数字音乐教育系统转移，例如，可以帮助维护土著人民的遗产。今后，至关重要的是，在有效解决消极方面的同时，保持积极的一面并从中吸取教训。

30. 数字鸿沟削弱了数字文化的机会，此前联合国其他专家也记录过这一点。⁷⁰ 全球 78 亿人口中，有超过 40 亿人无法定期上网；其中 90% 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⁷¹ 此外，在互联网接入方面可能存在明显的鸿沟，包括在富裕国家，这影响到穷人、农村和少数族裔人口，特别是土著人民。⁷² 互联网接入方面的这种明显

⁶³ A/75/258，第 45 段。

⁶⁴ 例如见来自保加利亚、芬兰和意大利的资料。

⁶⁵ 见来自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资料。

⁶⁶ 见来自罗马尼亚的资料，附件 2。

⁶⁷ 见来自新加坡的资料。

⁶⁸ 见来自巴勒斯坦国的资料。

⁶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危机中的文化》，第 51 页。

⁷⁰ 例如见 A/HRC/44/39，第 32-44 段。另见来自巴拿马和法国全国人权协商委员会的资料。

⁷¹ A/HRC/44/49，第 29 段。

⁷² 见来自巴拿马的资料。

的不平等转化为在疫情期间文化权利享受方面的不平等。基于残疾⁷³ 或语言能力，数字机会也可能受到限制，听力或视觉障碍的人以及不会说主要语言或说土著语言的人不太可能被包括在内。必须强调包容性，必须定期审计对文化适应的包容性和可及性，并审计为免费或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提供服务的方案。⁷⁴ 此外，在疫情期间数字文化产品的提供一直是免费的，这在公众获取方面是积极的，这也引发了关于未来确保为艺术家付费的问题。⁷⁵

31. 此外，网络骚扰正在增加，特别是针对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妇女和少数群体。网上的审查和压制也在不断增加。⁷⁶ 至关重要，要让各国对维护网络空间的人权负责。⁷⁷ 人权保障继续在网上适用，但须遵守国际人权法承认的相同限制制度。⁷⁸ 为了履行人权义务，包括在疫情背景下的文化权利义务，公共权力机构需要确保所有人都能进入和参与网络空间。⁷⁹

三. 文化和文化权利在应对这一大流行病中的作用

32. 在疫情期间，文化和行使文化权利一直是建设复原力、传递公共卫生信息、促进团结以及支持心理健康和福祉的重要手段，包括对卫生保健工作者和人权维护者而言。它们对于克服孤立、刺激那些呆在家里的人的头脑和感官、捍卫人权和想象更美好、更公正的未来也至关重要。⁸⁰ 艺术家、文化专业人员和整个文化部门在促进福祉和复原能力、保障获取信息、鼓励认识和宽容以及建设想象未来社会的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未来的社会已经由于持续的全球动乱而形成。⁸¹ 许多人说，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持，他们就难以在封锁中度过。面对这一大流行病产生的严重困难，文化有时是解决办法，有时也可以帮助找到其他解决办法，这一点在罗马首都电台与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文化委员会牵头编写的 2020 年《罗马宪章》中有所论述。⁸² 《罗马宪章》强调分享文化和创造力，以加强社会

⁷³ 例如见来自芬兰的资料。

⁷⁴ 例如见来自智利的资料。

⁷⁵ 见 http://rorelsernasmuseum.se/media6.mustasch-labs.com/public_html/2020/11/Safe-Havens-Short-Report-24-Nov-2020.pdf，第 8 页。

⁷⁶ 例如见 A/HRC/44/49，第 24-29 段。

⁷⁷ 见 www.canva.com/design/DAEC614MC3s/K1Ctor2tw9DKi7vNqV9pvw/view?website#2:digital-toolkit。

⁷⁸ 见人权理事会第 20/8 号决议。

⁷⁹ A/74/255，第 70 段。

⁸⁰ 例如见智利、厄瓜多尔以及艺术、文化和冲突转变共同想象平台，也见 w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decalogue_for_the_post_covid-19_era.pdf。关于艺术表现对总体人权的贡献，见 A/HRC/23/34 和 A/HRC/37/55。

⁸¹ 见来自巴勒斯坦国的资料。

⁸² 可参阅 www.2020romecharter.org/charter/。

和民主生活。现在，安全的分享和联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而文化提供了许多这种方式。

33. 有了深思熟虑的综合政策，在危机期间，文化权利的行使和公共卫生的要求之间不会存在矛盾。文化权利的行使对公共卫生本身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一份报告强调了“艺术对促进健康和预防一系列身心健康疾病的贡献的证据”，⁸³ 包括在鼓励促进健康的行为、增进福祉和减少心理创伤的影响方面。在全球卫生危机期间，这样的贡献至关重要。

34. 除非向艺术家、文化从业人员、文化权利捍卫者以及文化机构和部门提供足够的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在今后发挥这些重要作用。所有关于艺术和文化对建立复原力的积极方面的讨论，完全取决于对这些领域的足够支持，否则，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将被迫专注于自己的生存。

35. 现在不是削减而是增加文化经费的时候。特别报告员赞扬德国等已拨出大量额外资金的国家。⁸⁴ 正如德国文化部长所解释：“管理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需要社会的团结”。⁸⁵ 这些例子应激励其他国家效仿，但需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资源限制。报告的措施包括：厄瓜多尔支持文化工作者的方案；⁸⁶ 保加利亚国家支持剧院、音乐和制作公司的方案；⁸⁷ 新加坡的艺术和文化复原力一揽子计划；⁸⁸ 丹麦的工资补偿计划(包括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季节性工人提供的工资补偿计划)，以及使弱势青年能够参加文化活动和体育的基金；⁸⁹ 挪威的一项具体刺激计划，该计划将促进艺术和文化部门，重点是文化多样性；⁹⁰ 意大利暂停扣缴税款和缴纳整个文化部门的社会保障缴费；⁹¹ 塞浦路斯为艺术和文化专业人员提供的应急赠款；⁹² 斯洛伐克通过当地图书馆的采购来支持当地书商计划中的方案；⁹³ 以及罗马尼亚政府购买当代艺术作为支持艺术家的一种方式。方案。⁹⁴

⁸³ 见 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5/419081/WHO_Arts_A5.pdf。

⁸⁴ 德国在 2020 年制定了一项价值 500 亿欧元的援助计划，2021 年将进一步增加文化支出。见 www.frieze.com/article/can-germanys-cultural-bailout-set-groundwork-21st-century-new-deal 和 <https://news.artnet.com/art-world/germany-culture-budget-1910382>。

⁸⁵ 同上。

⁸⁶ 见来自厄瓜多尔的资料。

⁸⁷ 见来自保加利亚的资料。

⁸⁸ 见来自新加坡的资料。

⁸⁹ 见来自丹麦的资料。

⁹⁰ 见 www.kulturradet.no/om-kulturradet/vis-artikkel/-/stimuleringsordningen-skal-bidra-til-aktivitet-og-mangfold(挪威文)。

⁹¹ 见来自意大利的资料。

⁹² 见来自塞浦路斯的资料。

⁹³ 见来自斯洛伐克的资料。

⁹⁴ 见来自罗马尼亚的资料，附件 2。

36. 由于并非每个国家都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危机所需，因此还必须通过可能设立一个全球文化基金，在国际上扩大团结。区域层面的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⁹⁵

37. 在这些困难时期，尽管有病毒，仍有精彩的艺术作品被创造出来，比如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的 Kashmira Sarode 创作的作品，他强调社交网络在疫情中的重要性。⁹⁶ 肯尼亚艺术家 Anthony Musiyo 解释了他 2020 年的经历：“这是一个自我反省的时期——试着理解我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深深地珍重和爱惜我与所关心的人已建立的美丽而有意义的联系，最后，要永远抱持希望”。⁹⁷ 流行文化的一些主动行动，如西西里岛阳台上的即兴演奏，西班牙或纽约市的公开唱歌(包括支持医护人员)，以及武汉的窗户上共同吟唱，都是让人们在无法近距离接触的时候聚到一起的重要手段。一些学术机构提倡利用文化和文化权利作为疫情缓解措施。⁹⁸

38.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文化工作者和机构致力于分享公共卫生信息，例如乌干达音乐家 Bobi Wine 和 Nubian Li 的歌曲及视频《冠状病毒警报》在广播和电视上广泛播放。⁹⁹ 歌词提醒我们：“坏消息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但好消息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解决方案”。

39. 在世界各地，艺术提供了一面镜子，反映了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提高了应对能力，建立了联系，包括通过那些自己是患者的人所开展的工作。例如，索马里艺术家 Nujuum Hashi Ahmed 在与 COVID-19 抗争时制作了一张自己与病毒搏斗的照片。她认为，在许多人是文盲和未受过教育的背景下，“艺术能接触到更多的人……他们需要艺术来理解该疾病有多危险”。¹⁰⁰

40. 一些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面临着向同时受到压迫和 COVID-19 影响的人群表示支持的挑战。例如，在 2020 年镇压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期间，面对这种病毒，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否认病毒的严重性。白俄罗斯自由剧院制作了“爱胜过病毒”节目，直播演员免费朗读童话，让孩子们听，家长们可以休息一下。¹⁰¹ 他们还在网上推出了直播剧场节目，由自我隔离的表演者在明斯克的卧室和厨房现场表演。据报道，该剧团持续的网上演出是一些在抗议期间被拘留的人的情感支持来源。

⁹⁵ 见 <https://ifacca.org/en/news/2020/12/10/acorns-407-arts-culture-and-human-rights/>。

⁹⁶ 见 www.cnn.com/style/article/artists-share-artworks-made-during-the-pandemic/index.html。

⁹⁷ 同上。

⁹⁸ 见 www.hrdhub.org/arctivism。

⁹⁹ 见 www.aljazeera.com/news/2020/3/26/ugandas-bobi-wine-releases-song-to-fight-coronavirus-pandemic。

¹⁰⁰ 见 www.dailysabah.com/arts/artists-raise-virus-awareness-reaching-people-with-arts-in-somalia/news。

¹⁰¹ 见 <http://belarusfreetheatre.com/15th/>。

41. 许多国家的文化工作者也为公共卫生工作做出了直接贡献，例如通过博物馆和剧院工作人员参与制作立体和缝制面具。¹⁰² 文化机构，如瑞士的巴塞尔美术馆，在他们的建筑上投射公共卫生信息。

42. 文化主动行动纪念 COVID-19 遇难者，试图“使统计数据人性化，创造哀悼空间”。¹⁰³ 其中一个 1.4 公顷巨大的空地，插满白旗，每一面旗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个病毒受害者；¹⁰⁴ 另一个是名为 *CoVida* 的公共装置艺术，在丝带上显示受害者的名字。¹⁰⁵ 在乌拉圭，世界疫情纪念碑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型的受害者纪念碑，旨在成为一个具有环保意识的哀悼和反思的场所。¹⁰⁶ 中国道士梁行阳一直在通过收集灵位来纪念死者，并将它们放置在中国山东的一座寺院里。他曾说过：“只有当世人忘了他们的时候，这些人才会真正的死亡”。¹⁰⁷ 意大利和墨西哥等国也有关于建立纪念碑的提议。另一个积极的例子是@FacesOfCovid 倡议，它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受害者的照片和故事。《西班牙人报》在线报纸提供了一个免费的纪念空间，向那些逝者致敬。¹⁰⁸ 适当、尊重权利的纪念活动对于纪念受害者、支持失去亲人的家庭和公众，以及提高对有效公共卫生措施必要性的认识至关重要。¹⁰⁹ 面对一些国家的严重公共卫生失误，以及对丧失生命者的关注不足，这种努力尤为重要。

43. 还有一些积极的例子表明，有些国家不顾压力，在疫情期间捍卫了艺术表达自由。其中包括丹麦政府为一家报纸刊登一幅画有中国国旗、与 COVID-19 有关的讽刺漫画进行辩护，尽管中国大使馆要求这家报纸道歉。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指出：“丹麦不仅支持表达自由，还支持讽刺绘画。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深厚的传统，我们也将继续这样的传统”。¹¹⁰

¹⁰² 例如见阿根廷提供的材料 2 以及巴拿马提供的材料。

¹⁰³ 见 www.msn.com/en-us/news/us/how-art-helps-us-make-sense-of-covid-19-s-incomprehensible-toll/ar-BB1b8YDE?ocid=msedgdhp。

¹⁰⁴ 同上。

¹⁰⁵ 见 www.morrisjumel.org/covida。

¹⁰⁶ 见 www.archdaily.com/945873/worlds-first-large-scale-covid-memorial-designed-for-victims-of-the-pandemic。

¹⁰⁷ 见 www.scmp.com/video/coronavirus/3101162/chinas-coronavirus-dead-honoured- taoist-priest-ceremonies-using-memorial。

¹⁰⁸ 见 www.elespanol.com/sociedad/memorial-coronavirus/。

¹⁰⁹ 关于采用注重文化权利的办法开展纪念活动，见 A/HRC/25/49。

¹¹⁰ 见 www.politico.eu/article/coronavirus-cartoon-triggers-china-denmark-diplomatic-spat/。

四. 科学权

44.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还包括从科学进步及其应用受益的权利，¹¹¹ 以及科学自由的权利。¹¹² 特别报告员赞同其前任的观点，即这些权利与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密切相关，因为两者都与追求知识和理解以及人类创造力有关。¹¹³ 此外，在疫情期间，更新文化生活和充分享有文化权利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科学和公共卫生专门知识的应用。如果以土著语言和少数群体语言等多种语言向包括残疾人和文盲在内的每个人传播科学和公共卫生信息，并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包括为年轻人)共享，那么，科学和公共卫生信息将传播得更远，能保护更多的人。¹¹⁴

45. 特别报告员还认识到，科学权对于享有许多其他人权至关重要，包括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在疫情期间尤为重要。¹¹⁵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可以拯救生命；对科学的破坏是致命的。此外，科学的权利是每个人都享有的，不受歧视。一些富裕国家囤积疫苗等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占世界人口 14% 的富裕国家已经获得了 53% 最有希望的疫苗。¹¹⁶ 诸如 COVID-19 疫苗全球获取平台等倡议，促进全球、公平地获得 COVID-19 疫苗，对于保障所有人的科学权至关重要，必须得到支持。

46. 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和世卫组织在以尊重科学权的方式应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与 COVID-19 有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¹¹⁷ 虽然有必要对这种方法和机构的成败进行合法的基于事实的评估，但在这种时候破坏多边主义和削减对世卫组织的资助只会损害对这一大流行病的有效应对。¹¹⁸ 此外，“我们需要一个以科学、事实和人权为主导的世界卫生组织”。¹¹⁹ 必须解决真正的和被认为是政治化的问题，包括基于资金的政治化问

¹¹¹ 特别报告员的前任用“科学权”来表示这一权利(A/HRC/20/26，第 1 段)。

¹¹² 见 A/HRC/20/26。

¹¹³ 同上，第 3 段。

¹¹⁴ 见墨西哥、巴拿马和厄瓜多尔土著人联合会提供的资料。

¹¹⁵ A/HRC/20/26，第 23 段。

¹¹⁶ Sarah Boseley, “Nine out of 10 in poor nations to miss out on inoculation as west buys up Covid vaccines”, *The Guardian* 9, December 2020.

¹¹⁷ 见 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interactive-timeline?gclid=Cj0KCQjwreT8BRDTARIsAJLI0KIsHf35Yd52AY0TI6I7tqaKfReuMHomBmUSCdRfyRBLtSyPUYdKqAaAmmhEALw_wcB。

¹¹⁸ 例如见 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article/who-in-the-age-of-the-coronavirus/93BD64CBE2E5E6557E95E8CAC635BEAD/core-reader。

¹¹⁹ Elizabeth O’Casey, “The corona crisis: human rights, global solidar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have never been needed more”, 博客, 2020 年 4 月 30 日, 可参阅: <https://humanists.international/blog/the-corona-crisis-human-rights/>。另见 A/75/163, 第 67 段。

题，例如考虑在世界卫生大会内设立一个“C 委员会”的提议，该委员会“由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组成，以增加透明度、协调和参与”。¹²⁰

47. 世界各地的一个担忧是，官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干扰、阻碍或拖延将科学和公共卫生专业知识应用于政策制定的进程。公共卫生专家在采取必要措施方面面临阻力，这推迟了拯救生命的措施。¹²¹ 此外，政府参与快速疫苗开发的重要性应该重申公共部门在保障科学权方面的作用的重要性。¹²²

48. 另一个挑战是滥用宗教或文化论点，或传统和迷信，以说服人们无视科学论点。¹²³ 例如，有报道称，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受到牧师们的影响，他们声称这种疾病可以通过祈祷消失；¹²⁴ 而在乌克兰，一位宗教领袖声称，大流行病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将责任归咎于同性婚姻。特别报告员提醒各国，文化和传统不能成为未能保障从科学中受益的权利的借口。¹²⁵ 文化权不是文化相对主义。

49. 否认与 COVID-19 相关的科学在一些国家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包括在某些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的否认。一些世界领导人要么淡化冠状病毒的风险，主张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进行治疗，要么公开藐视公共卫生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例如，据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可以用伏特加、热桑拿或剧烈运动来治愈病毒。¹²⁶ 据记录，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的集会，参加集会的人往往不戴口罩，导致至少 3 万人感染，700 人死亡。¹²⁷ 特朗普总统被认为很可能是美国“COVID-19 虚假信息的‘信息疫情’最大推动者”。¹²⁸ 在尊重科学的过程中，领导人的这种失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说：“某

¹²⁰ José E. Alvarez, “The WHO in the age of the coronaviru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p. 582, 参考 Ilona Kickbusch, Wolfgang Hein 和 Gaudenz Silberschmidt, “Addressing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challenges through a new mechanism: the proposal for a Committee C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2010)。

¹²¹ 例如见 www.nytimes.com/2020/04/14/opinion/covid-social-distancing.html。

¹²² 见 www.itv.com/news/2020-12-02/peston-why-covid-vaccine-breakthrough-is-bad-news-for-the-market-economy。

¹²³ 例如见 www.dw.com/en/coronavirus-denialism-still-holding-africa-back/a-54770075。

¹²⁴ 见 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0/02/17/its-our-nations-right-to-rely-on-the-almighty-minister-justifies-calling-for-prayers-in-coronavirus-battle.html。

¹²⁵ 见 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ukrainian-church-leader-who-blamed-covid-19-gay-marriage-tests-n1239528。

¹²⁶ 见 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coronavirus-belarus-alexander-lukashenko-vodka-sauna-countryside-tractors-a9434426.html。

¹²⁷ 见 https://sebotero.github.io/papers/COVIDrallies_10_30_2000.pdf。

¹²⁸ 见 <https://int.nyt.com/data/documenttools/evanega-et-al-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submitted-07-23-20-1/080839ac0c22bca8/full.pdf>。

些圈子里人压制或否认科学证据，以及不愿采取循证政策，放大了疫情造成的毁灭性伤害”。¹²⁹

50. 科学家的言论自由被禁止。据报道，在土库曼斯坦，医生最初甚至被禁止使用“冠状病毒”这个词。¹³⁰ 在中国，李文亮医生曾试图提醒同事提防 COVID-19，在他感染该病毒死亡前，有关方面以“散布谣言”和“扰乱社会秩序”为理由对他进行言论审查，之后将他拘留，引发了国内的抗议活动。¹³¹

51. 特别报告员感到特别震惊的是，一些国家对公共卫生官员进行威胁和袭击；鉴于这些官员在保护生命权、健康权和科学权方面的作用，应该承认他们在大流行病中充当人权捍卫者。他们的人权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对于他们个人来说，也是为了他们能够捍卫他人的权利。特朗普总统的一名前高级助手呼吁斩首一名高级公共卫生官员安东尼·福奇博士，这煽动了针对福奇的更多威胁，使得联邦特工需要对他进行保护。¹³² 在尼加拉瓜，举报疫情的医护人员因此被革职，¹³³ 在俄罗斯联邦，他们成为报复的目标。¹³⁴ 在许多国家，医护人员面临一些公众的辱骂(虽然也有大量支持的呼声)。¹³⁵ 必须对所有此类威胁和袭击进行全面调查，必须根据国际标准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各国政府必须明确表示，此类行动是无法接受的。

52. 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或随机的。这种对科学权和科学自由权的威胁，在疫情期间损害了许多人的人权，是除其他外，科学和公共卫生教育不足以及破坏对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的公共言论的承诺的直接结果。这些根本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53. 特别报告员支持教科文组织关于该专题的建议书初稿中阐述的开放科学方法。¹³⁶ 序言草案正确地表述了“全球 COVID-19 卫生危机证明了全世界获取科学信息、共享科学知识的紧迫性。……加强科学协作以及以科学和知识为基础的决策，以应对全球紧急情况，提高社会的复原力”。特别报告员支持开放科学联合呼吁，认为它“可以减少不平等，有助于应对 COVID-19 的紧迫挑战，加快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¹³⁷

¹²⁹ 见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10/1076292>。

¹³⁰ 见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4/10/turkmenistan-coronavirus-pandemic-denial-strongman-berdimuhamedov/?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sendto_newsletter_test&stream=top。

¹³¹ 见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feb/06/whistleblower-chinese-doctor-dies-from-coronavirus。

¹³² 见 <https://thegrio.com/2020/12/04/fauci-coronavirus-threats-agents/>。

¹³³ 见 www.hrw.org/news/2020/06/23/nicaragua-doctors-fired-covid-19-comments。

¹³⁴ 见 www.hrw.org/news/2020/06/15/russia-health-workers-face-retaliation-speaking-out。

¹³⁵ 见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0/09/14/coronavirus-death-threats-global-health-officials/。

¹³⁶ 可参阅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4837>。

¹³⁷ 可参阅 <https://en.unesco.org/news/joint-appeal-open-science>。

五. 减轻 COVID-19 大流行对文化权利影响的必要措施

54. 公共投资和充足的资金是确保享有文化权利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所有艺术和文化部门生存和繁荣的核心问题之一。至少，必须遵从教科文组织关于各国政府将总支出的 1% 用于文化事业的建议，包括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一些民间社会团体正在推动确保所有 COVID-19 恢复方案至少拨出总资金的 2% 至 7%，为艺术家和文化机构提供必要的救济资金，这一目标范围值得认真考虑。所有 COVID-19 救济和刺激方案都应包含用于文化和艺术事业的资金，并照顾到文化和艺术工作的具体性质，包括自营职业者、自由职业者和兼职人员的工作性质。

55. 在大流行病期间，为文化部门、机构和产业提供充分支持至关重要。国际艺术理事会和文化机构联合会执行主任马格达莱纳·莫雷诺·穆希卡向特别报告员指出，“歇业意味着其他创收手段也已丧失。这极大增加了对财政援助的需求，文化方面的公共预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这也是为什么增加文化预算至关重要的另一原因。现在，为文化工作者、文化从业者和艺术家本身提供充分、直接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在提供此类支持时，应充分考虑特别弱势群体的需求，如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艺术家、残疾艺术家和首都城市以外的艺术家。此外，开展此类工作要有文化权利的视角，这一点至关重要。必须确保每个人的文化权利，包括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以及社会中他们周围的人的文化权利。

56. 此外，在设计和所有此类资助和支援计划时，都应征询有关部门工作者和参与文化艺术工作的广泛社会人士的意见，并让他们参与设计和管理。还需要持续对所有这些措施进行评估，以确定措施的有效性及其遵守文化权利相关义务的情况。特别报告员高兴地收到智利、塞浦路斯、芬兰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利益攸关方磋商报告。

57. 特别报告员确认，由于这场大流行病，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着艰巨的困难和资源挑战，但她强调，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化权利，各国政府必须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作出更多全方位的努力来保障文化权利。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回答，例如，如何保证即使在文化场所关闭的情况下，人们也能获得文化资源并参与文化生活，以及如何保证文化产业、机构和部门有足够财政资源维持生存，以保留对所有人享有文化权利至关重要的阵地。¹³⁸

58. 特别报告员支持负责文化事业的政府机构和部委努力确保增加并落实分配给文化事业的预算。她呼吁各国政府支持这些机构，并按照国际法律义务的要求，对文化进行充分投资。

59. 应在不同时间框架内规划纳入文化权利视角的 COVID-19 应对举措。从短期来看，必须作出紧急努力，保证为艺术家、文化从业者和文化空间及机构提供财政支持，以度过封锁和关闭期，并为文化工作者提供安全网保障，如保险或获得

¹³⁸ 见来自西班牙的资料。

全民医疗保健的机会。在当前时期，文化作为一种应对机制发挥核心作用，可以作为重要的宣传工具，推广此类措施。

60. 我们必须要有有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性文化计划，辅之以区域、国家和地方计划，以让文化生活保持生机，而文化生活又能让我们保持活力。¹³⁹ 全球计划应由地方一级驱动，并在全球一级提供支持、供给资源、进行协调。

61. 从短期和中期来看，我们必须继续以尊重人权的方式安全地再构建公共文化生活。这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数字空间进行再构建，或在户外进行再构建，但要保持身体距离、佩戴口罩并采取其他必要安全措施，而且要惠及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各个社会群体。即使面对与该大流行病有关的经济危机，也必须信守对不歧视和包容不同声音的基本人权的承诺。必须向面临风险的文化权利维护者提供充分的支持，同时考虑到他们在大流行病期间，既要开展工作又要保证自身安全的特殊挑战。一些民间社会组织报告说，在大流行病期间，对面临风险的流亡艺术家的支持主要来自于各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私人捐款，当局需要提供更多支持。¹⁴⁰

62. 从中期到长期来看，随着出现公共文化生活复苏以及更多地共享公共空间(包括室内空间)的可能性，必须承诺充分支持这一复兴。在有数字文化生活的地方，它可能已变得很重要，但是当在不同场景下，可以重新安全地在物理公共空间开展共享公共文化生活¹⁴¹的时候，数字文化生活应对物理空间文化生活发挥补充作用，而非取而代之。子孙后代决不能失去走进电影院、剧院或逛书店的机会。此外，扩大的数字文化生活以及艺术和文化创新的积极影响应在未来延续下去。当然，重新开放必须以公共卫生专业知识为指导。在文化和公共卫生领域建立网络，把官员、机构和专家联系起来至关重要。

63. 尽管今天面临着各种挑战，但绝不能放弃对美好明天的向往，我们要创造新建构，而不仅仅是重塑已有建构，在此基础上我们能打造出一个更有活力、更包容的文化生活。在新建构中，除其他外，要考虑以更有利于气候的方式组织文化生活。¹⁴²

64. 以观照文化权利的方式来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仍是绝对必要的。政府的应对措施必须明确艺术和文化、科学和文化权利的价值，以及这些权利对在大流行病期间和之后享有所有人权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一种健全的政策选择，也是国际法律义务，在国内法律框架有保障文化权利规定的国家中，这还是国家义务。各国对文化权利的承诺，包括保障人人不受歧视地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以及维护艺术和科学自由及科学权，必然要求各国政府采取尊重权利的切实行动，以避免健康和文化的灾难，并促进文化复兴，这是重建得更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¹³⁹ 见 w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decalogue_for_the_post_covid-19_era.pdf。

¹⁴⁰ 见 http://roreiserasmusmuseum.se/media6.mustasch-labs.com/public_html/2020/11/Safe-Havens-Short-Report-24-Nov-2020.pdf，第3页。

¹⁴¹ 见 A/74/255。

¹⁴² 见 A/75/298。

六. 国际法律框架

65. 文化权利受诸多国际法规定保障。有关规定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需考虑的其他相关标准包括《关于艺术家地位的建议书》，教科文组织在该建议书规定各国应通过实施政策和措施，包括与社会保障、就业和表达自由有关的政策和措施，提高艺术家的专业、社会和经济地位。历任任务负责人曾详细解释过这些规范。¹⁴³

66. 人人有权分享科学进步及其福利的权利已正式载入《世界人权宣言》，并以稍有不同的措词，即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载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¹⁴⁴《公约》还保证尊重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自由。

67. 正如先前在任务规定中所确定，受益于科学进步及其应用的权利，其规范内容包括：(a) 每个人不受任何歧视地享受科学利益；(b) 所有人为科研事业作出贡献的机会和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自由；(c) 参与决策；(d) 有助于保护、开发和传播科学技术的扶持性环境。¹⁴⁵

68.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落实文化权利的关键，反之亦然。在人权义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此外，保护和促进文化会直接帮助实现许多与安全和可持续城市、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环境、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和平和包容性社会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那些明确提及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¹⁴⁶

69. 团结一心和国际合作的核心人权价值观对于应对大流行病和从中恢复至关重要。¹⁴⁷ 现在有必要强调《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和第五十六条等的规定，这两条强调要促进集体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卫生和有关问题，开展国际文化和教育合作(第五十五条(丑)款)，并强调了普遍人权。现在也是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创造性地大力执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第四款，该款认识到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的好处。

70.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最近强调了第十五条第四款对享有科学权的重要性。¹⁴⁸ 特别是，需要开展国际合作来解决全球在获取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¹⁴⁹

¹⁴³ 例如见 ohchr.org/EN/Issues/CulturalRights/Pages/InternationalStandards.aspx；A/74/255，第 19-31 段；A/HRC/37/55，第 14-24 段；A/HRC/40/53，第 15 段。

¹⁴⁴ A/HRC/20/26，第 1 段。

¹⁴⁵ 同上，第 25 段。

¹⁴⁶ 见大会第 70/1 号决议，附件；另见 Jyoti Hosagrahar，“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教科文组织《信使》，2017 年 4 月至 6 月。

¹⁴⁷ 例如见 www.asil.org/insights/volume/24/issue/15/collapse-global-cooperation-under-who-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

¹⁴⁸ 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第 77 段。

¹⁴⁹ 同上，第 79 段。

此外，应共享科学进步带来的利益和应用，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生活贫困社区以及有特殊需要和脆弱性的群体共享。¹⁵⁰ 各国在充分实现科学权方面负有域外义务。¹⁵¹ 有效防治大流行病需要各国对国际科学合作做出更强有力的承诺，因为单靠本国办法不足以应对。分享最佳科学知识及其应用，特别是在医疗领域，对减轻疾病影响至关重要。¹⁵²

71. 秘书长于 2020 年 4 月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其中他呼吁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办法应以人权为纲。¹⁵³ 他在介绍该文件时指出：“人权的视野包揽所有人，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¹⁵⁴ 虽然文件没有具体讨论文化权利，但秘书长特别指出，这场危机对“土著人民构成了文化威胁”。¹⁵⁵ 文件强调了经济和社会权利在建立危机复原力方面的作用，再把文化权利考虑进来至关重要。

72.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没有类似《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关于可能克减国家义务的条款。¹⁵⁶ 这意味着，即使在危机期间，缔约国也必须保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规定的文化权利。这些义务也部分列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为保护公众健康而对享有文化权利施加的限制，如果符合国际标准，则是合法的。事实上，为恢复到能更充分地享有文化权利的状态，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如果措施限制了文化权利，则应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条件。根据《公约》第四条，国家对此等权利只能加以同这些权利的性质不相违背而且只是为了促进民主社会中的总的福利的目的的法律所确定的限制。

73. 正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所强调，以及受教育权特别报告员等人所重申，限制《公约》权利的措施必须是抗击 COVID-19 所致公共卫生危机之必需，并且合理和相称。缔约国不应滥用为抗疫实施的紧急措施和权力，一旦这些措施和权力对于保护公共健康不再必需，就应立即取消。此外，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措施应基于保护公众健康的最佳科学证据。¹⁵⁷

74. 国家滥用公共卫生要求，以此作为侵犯人权的理由，或未能充分减轻大流行病应对合法措施所造成的伤害，则应受到谴责。然而，也必须拒绝滥用权利主张，以严重损害他人权利的方式破坏必要和合法的公共卫生措施。例如，有人企图利用权利的语言，为在世界各地举行大型的面对面和(或)不保持物理距离的室内宗

¹⁵⁰ 同上，第 80 段。

¹⁵¹ 同上，第 83-84 段。

¹⁵² 同上，第 82 段。

¹⁵³ “我们同舟共济：人权与 2019 冠状病毒病响应和恢复”。可查阅：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un_policy_brief_on_human_rights_and_covid_23_april_2020.pdf。

¹⁵⁴ 见 www.unocha.org/story/covid-19-and-human-rights-un-says-%E2%80%98we-are-all-together%E2%80%99。

¹⁵⁵ “我们同舟共济”，第 12 页。

¹⁵⁶ A/HRC/44/39，第 9-12 段。

¹⁵⁷ 见 E/C.12/2020/1，第 10-11 段及 A/HRC/44/39，第 11 段。

教和文化集会(这些集会成为病毒超级传播者活动)¹⁵⁸ 或拒绝在公共场所戴口罩辩护。¹⁵⁹ 一般而言,现在行使人权,包括文化权利,应顾及保护所有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这是结束这场大流行病和恢复全面、公共和共享文化生活的唯一途径。国际人权法中有重要条款禁止将自己的权利用作“旨在破坏[他人]任何权利和自由”的剑。¹⁶⁰

75.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和专家坚持认为,各国必须调集资源,公平抗击 COVID-19,并优先将这些资源分配给边缘化群体,特别报告员同意该建议。¹⁶¹

七.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76. 此时此刻,文化权利对人类的福祉、复原力和发展至关重要,除非采取紧急、有效的行动保障文化权利,否则这场大流行病将造成持久的文化灾难。

77. 行动框架是: CULTURES(文化)。“C”代表与所有受影响的利益攸关方进行磋商(Consultation),并让他们参与制定政策,以在大流行病期间和之后保护文化生活和权利。“U”代表迫切(Urgency)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为艺术和文化部门及其工作者、文化权利维护者提供资金和支持,并采取行动防止艺术和文化蒙受损失。“L”代表法律义务(Legal obligations),提醒人们国际人权法在法律上要求各国在大流行病期间和之后保障所有人的文化权利。“T”代表二十一世纪(Twenty-first century),它提醒人们,对于如何在大流行病期间和之后捍卫文化权利和科学权,现在所做的选择将决定今后几年如何享有这些权利,以及年轻人和子孙后代是否可以享有这些权利。“U”代表增加(Upping)文化经费,避免预算削减。“R”代表以权利为基础(Rights-based)的办法,以及在实施和制定文化政策时有必要考虑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并支持面临风险的文化权利维护者,他们的努力对保障文化权利至关重要。“E”代表每个人(Everyone),提醒人们大流行病期间在享有文化权利方面要注重包容并打击歧视。“S”代表团结(Solidarity),这是我们面对 COVID-19 大流行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保障文化权利和科学权所需的核心人权价值观。

78. 尽管挑战十分严峻,但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的结尾表示了谨慎的乐观态度。乐观并不是要否认现实。值得乐观的是,我们确定如果执行了必要的政策,而且只有如此,未来会是光明的。正如一位阿富汗妇女对特别报告员所说:“乐观是生存的关键”。因此,让我们共同利用文化和文化权利以及科学权,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培养希望。谨慎的乐观主义让我们认识到今天问题的严重性,但也表明,明天,

¹⁵⁸ 见 www.wsj.com/articles/coronavirus-is-spreading-at-religious-gatherings-ricocheting-across-nations-11584548174。

¹⁵⁹ 例如见 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52540015。

¹⁶⁰ 例如见《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五条;《世界人权宣言》,第三十条。

¹⁶¹ 见 E/C.12/2020/1, 第 14 段; A/HRC/44/39, 第 12 段。

如果我们和政府一道采取以科学为基础、尊重权利的有效行动，在文化和文化权利的支持下，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B. 建议

79. 为保证每个人在大流行病期间和之后不受歧视地享有文化权利和科学权，各国和其他有关行为体应：

(a) 在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参与下，全面清点这场大流行病对文化和文化权利造成的损害，以便为有效的应对措施提供信息；

(b) 增加文化经费，避免削减文化部门预算；

(c) 确保所有 COVID-19 救济和刺激计划包含文化和艺术资金，具体而言，确保所有恢复计划都至少拨出总资金的 2% 至 7%，用于向艺术家、文化工作者和文化机构提供救济；

(d) 将所有艺术家和文化从业者纳入政府的临时解雇或失业计划，并确保此类计划考虑到兼职人员、自由职业者或自营职业者的需求；

(e) 承认文化部门在应对这场大流行病方面的公共卫生价值和社会贡献，并强调这些有益的方面，以此作为宣传工具，为文化部门争取支持；

(f) 支持和促进文化倡议，将文化倡议作为大流行病期间和之后应对措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g) 加强文化与卫生部门和当局之间的合作架构和机制，例如推出由艺术和卫生预算共同资助的方案；¹⁶²

(h) 在公共卫生指导下，承诺重新开放以及支持艺术和文化空间及机构，并尽快促进其更新；

(i) 在确定文化部门的需求以及制定和评估 COVID-19 救济措施时，充分征求艺术家、文化工作者、文化权利维护者、文化机构代表和公众相关部门的意见，并确保他们的参与；

(j) 全面落实教科文组织出版物《危机中的文化：具有复原力的创意部门政策指南》中的建议，包括向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员提供直接支持，以及在所有文化部门履行对性别平等的承诺；

(k) 确保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包括全面执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和关于在数字环境中执行该公约的相关业务准则；

(l) 执行关于 COVID-19 应对和恢复的《ASPIRE 导则》，避免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¹⁶³

¹⁶² 见 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5/419081/WHO_Arts_A5.pdf，首页。

¹⁶³ 可查阅：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SexualOrientation/SOGI-GuidelinesCOVID19_EN.docx。

(m) 评估所有大流行病应对措施对妇女、残疾人、少数群体成员、土著人民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影响，包括对文化部门工作者的影响，以确保他们平等受益；¹⁶⁴

(n) 确保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尊重、保护和落实艺术自由和科学自由，包括那些对政府应对大流行病和大流行病后形势的方式持批评态度者的艺术自由和科学自由；

(o) 释放所有因创作而被拘留的艺术家和文化权利维护者，以降低他们感染 COVID-19 的风险；

(p) 确保在网络空间尊重人权，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数字鸿沟问题；

(q) 有效打击否认科学和否认 COVID-19 的行为，包括确保按照有关国际标准，进行全民科学和公共卫生教育；

(r) 使科学应对该大流行病的工作去政治化，注重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决策，以保障科学权；

(s) 加入“团结行动呼吁”和“COVID-19 技术获取池”，这两者旨在促进应对大流行病过程中的知识共享和知识产权共享；

(t) 调查所有针对公共卫生官员和保健工作者的威胁和暴力事件，并根据国际标准将施害者绳之以法。

¹⁶⁴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危机中的文化》。